常山貞石志

常山貞石志卷十二

誥授朝議大夫直隸正定府知府今調廣平府知府前署大順廣兵備道沈濤譔

宋二

元氏新建縣學記

碑高五尺六寸廣二尺三寸五分二十六行行五十字正書篆額皇祐二年二月十五日立今在元氏縣

脩縣學記

元氏新建縣學記

江西曾宏撰鄉貢進士楊務民書進士郭拱篆額并刻字

人之生性固有異賢者明愚者闇明而不思行或迷其適闇者無相則倀然罔所不至矣學其相闇之本歟三

王四代莫不急於是以抵隆治方是時家猶有門側之
堂況諸大者乎其於民愛而教之可謂至矣漢而下或
缺或微當夫僭暴相陵干戈縱橫則睨庠序如餼者之
覩鎡錤謂爲無益之具吁可痛也已　我朝以文
致太平　國有學以養士慶曆初天下晏然毫闕
多當世豪傑上訪下議欲使民盡登道藝之域於是益
建　太學於　東都復　詔郡縣皆自
立學士限日隷業然後應試於有司時州將邑長人人
以教育爲己職興創未備會　朝廷慮士或迫於
耕養則不能卒　詔遂罷限日之式當治者不原
其意以謂前制變弛一切不復問故有未堂而止半功

而輟已成而廢者噫士大夫果有意於民其當以號令
緩急事教化哉元氏肆真定介倚山險民庶而事叢河
朔邑亡七八與比者慶曆五年春樞密副使河北宣撫
使富公薦田侯爲□令二年遷著作佐郎例當趨闕今
中丞郭公時作鎮牧惜其去請之　詔許復任處
邑凡五年　侯舉進士得第識敏而才博明民傚
精法意胥徒之貪黠者斂巧懾氣而奉指顧民有以訟
至必委曲盡其辨辭窮然後寘諸罰故在重辟亦自悔
咎而無怨久之威惠浹洽境內大治因閒顧謂僚友曰
愚不才逃責於斯已數歲幸而囂訟簡息者鄙心勤察
而粗謹法令耳夫務齊於速者必以政欲治之遠者莫

如教邑有　孔子祠雖像貌僅存而隘且漏不廣
以葺則教將安興我將興之而為之學焉會　詔
諸佛廟有不由　王命而置者皆毀之邑所廢得
材甚夥因以足用又　侯嘗涖事乇郡前邑佗栰
民籍益夥阜過越舊貫衆所不欲　侯還悉舍之
及是聞　侯將營學皆請効力為謝物不調斂功
不董飭半月而告成堂室門黌畢具而器亦備焉
至聖南面袞冕與王者等自顏而下列四科者十人
以公服侍其側　侯帥邑之官與士齋戒冠衣行
釋菜禮登降兢肅拜俯庭下如見　君對父居民
觀之乃知　吾夫子之道尊往往詔孫若子弟舍

利執卷入學從師授長者誨幼者聽日漸月漬寖以彬
郁議者謂非獨孝睦廉讓之風行抑將有偉材巨器出
其間己丑七月　侯迹厥事於書遣介持走中山
告旅人曾宏曰請子為我文以志歲月於石宏覽書而
歎曰失火之家先汲缶而後營陂池非好小而惡大理
勢然也　田侯為邑始以政法治儆終以禮義申
化真得先後之宜矣夫士之得仕不患在小患喪本以
口俗宏每覩今世有假道方冊拖紳　朝廷出則
據千里之廣不能與一善繫民耳目而反惑禍福之說
左右老佛以掊削于下心嘗壹鬱惜悅恨未果折其妄
今聞　侯能於數十里地順承　天子令敢

皆夫瞶婦娟佛之材以崇學而張明　聖師之道
使邑人有所瞻聞而變為善樂無算既辱命故遂以書
而不敢讓時皇祐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文林郎守縣尉韓口　文林郎守主簿李順之　三班
奉職監酒稅顏庶幾　左班殿直天威軍兵馬監押權
巡撿鄭化成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真定府
元氏縣田照鄰建
右記曾宏撰楊務民書郭拱篆額并刻字郭拱見慶
曆八年淮陰侯碑陰宏務民無攷記爲元氏縣令田
照鄰新建縣學而作照鄰見正定府名宦傳記云慶
曆初天下晏然於是益建太學於東都復詔郡縣皆

自立學士限日肄業云云案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慶曆四年四月壬子十一日（王海作二十一日）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京師亦一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五年正月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廢使錫燕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爲錫慶院二月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爲太學攷宋自慶曆以前惟藩鎮州郡始許立學其詔置縣學則在慶曆四年續通鑑長編慶曆四年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

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乙亥詔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又記云慶歷五年春樞密副使河北宣撫使富公薦田侯爲□令二年遷著作佐郎例當趨闕今中丞郭公時作鎮牧惜其去請之詔許復任處邑凡五年云云富公當是富弼弼以慶歷四年八月甲午由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以五年正月乙酉爲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據長編稱是日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即被是命記稱富公之薦照鄰在五年春當是正月所云前鎮牧今中丞郭公者以宋史攷之蓋是郭勸本傳云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累官翰林侍讀

學士知滑州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即指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事以長編攷之王則以慶曆七年十一月反而皇祐元年七月有御史中丞郭勸請治句當引見司楊景宗罪事碑立於皇祐二年二月是時郭勸正爲御史中丞然則記所稱中丞郭公爲勸無疑矣顔庶幾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四年二月録達州巡檢左班殿直顔吉子庶幾爲三班奉職以吉與蠻賊戰死也碑肄業作隸業元氏隸眞定之隸作肄當是書碑人筆誤

韓魏公過淮陰侯廟詩

碑高六尺五寸五分廣二尺七寸七行行十三字額題過淮陰侯廟詩三行并正書無年月今在獲鹿聾

城

過井陘淮陰侯廟

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部署知并州韓　琦　題

破趙降燕漢業成兎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安知實吏筆加誣貴有名功蓋六時誠不滅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關道澗水空傳哽咽聲

河北同提刑西京左藏庫副使曹涇書

右七律一首韓琦題曹涇書無立石年月案元祐五年鄭晴撰重脩漢淮陰侯廟碑有云頃年魏國韓公有詩提刑曹涇刻石據此知此石之刻尚在鄭晴撰

記以前攷宋史琦本傳及宋御製兩朝顧命定策元
勳碑皆謂琦由定州安撫使知定州觀文殿大學士
拜武康軍節度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宋陳薦韓
公墓志銘稱皇祐五年授武康軍節度使充河東路
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兼知并州又安陽集有并
州新脩廟學記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
云云又并州謝上表有伏承制勅授臣武康軍節度
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
任上訖據此知魏公此詩是皇祐五年春自定州赴
任并州道經獲鹿時所作詩載安陽集中六時集作
一時當從碑爲正歐陽志輿地廣記河東路大都督

府太原府周初劉崇據其地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
爲并州嘉祐四年升爲太原府河東節度皇祐時尚
未升爲府也宋史職官志經略安撫使以直秘閣以
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攷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部
部署其後守臣帶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部
署文獻通攷慶曆八年諸州部署並改總管副總管
注引職略總管舊曰部署英廟諱改焉案魏公之拜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在仁宗皇祐五年此石列銜猶
作兵馬都部署而安陽集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已
作并代等路兵馬都總管當是英宗時避諱改總管
後所易據此可信此詩勒石定在熙寧以前且可以

證馬氏通攷謂慶曆八年改諸州部署爲總管副總管之誤曹涇宋史無攷其列銜爲河北同提刑西京左藏庫副使職官志提點刑獄公事舊制參用武臣熙寧初神宗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罷之文獻通攷眞宗時重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閤門祇候以上充又太府寺所隷官司二十有五有西京左藏庫又宋朝武選自皇城至供備庫使爲諸司正使副爲諸司副使邦掃編云國朝應差遣多列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改恐在下今此碑在元豐以前而曹涇列銜已

在官下是徐吏部之言亦未足據矣

佛頂尊勝陁羅尼經殘幢

幢上下俱殘止存第一第二第八面第三第七面各存兩行高八寸五分第一面廣七寸八分第二第八面廣四寸五分第一面十行第二面六行第八面五行第二第七面各存二行每行存十三十四字不等正書無闕五年十一月四日造今在府治西北隅舍利寺

上缺法師義淨奉詔　譯

經文不錄

上缺右大唐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下缺

上缺閼五年歲次壬子十一月丙午朔四日己下缺

右殘幢止存中截第一面有法師義淨奉詔譯案開

元釋教錄有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二卷或加呪字唐

三藏義淨譯新編入錄第五譯者即此末一面有右

大唐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下缺)十七字

又有(上缺)寧五年歲次壬子十一月丙午朔四日己(下缺)

十六字案景龍四年當即義淨譯經之歲□寧壬子

方是建幢之年攷唐五代紀元惟唐宗有乾寧止四

年明年即改元光化歲次戊午其非唐刻可知宋神

宗熙寧凡十年元年戊申五年正壬子則此幢為熙

寧五年所刻無疑矣

開業寺石幢

幢高一尺九寸八面每面廣四寸三面刻字每面三

行行字不等正書元豐二年七月朔日造今在元氏

縣開業寺

東廊房

皇帝万歲　重臣下缺真定府元氏縣龍泉下缺都維那

郝貴王遂口下缺范十范振范閏范閤王口下缺趙素何清

何永何榮何方何真王口下缺何濬張逵嚴清王昇王遇

景弟王智趙旻鄭下缺都維那郝貴　母劉氏　新婦曹

氏　女大姐二姐　張口

元豐二年　己未　歲　七月丁卯朔　鄭氏曹氏

處士董運　造

成德軍脩滹池河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立今在正定府城南

滹沱河記

成德軍修虖池河記

虖池之源發於鴈門繁畤東南道于中山又東過靈壽而常衛從之霖潦時至長川巨浸之水雜而會者白波沸騰聲赫數里鼓城下隘而真定控河之衝數罹漂溢之患天聖七年堤潰于曹馬口傍激南關壞城之西南隅以入樓櫓泛蕩閈弭為河□□之死多於魚鼈於是北道搔然大發兵夫以趣其役而堤塞之功凡十七萬城堞之功百六十四萬物為之敗萬於工役之費而莫之計也天聖距今久矣問有語其害者悲傷蹙頞猶之未忘然堤圮埽毀高以牛羊之踐平下以沙淤之澱没又發河防之卒徙之於祁因循大壞非一日之積元豐

甲子六月復決於曹馬口下口關門遂掘北濠泄之將
軍之濼而城幸以完水北行三十里湯湯浩浩乃復于
河歲之九月廬陵劉公以天章閣待制自南都帥于茲
車未及停輪即往相其事圖之以進章十上辭益懇而
部使者亟以為言
朝廷閔焉乙丑二月　制可之　公命以諸
邑版籍率八丁均一夫先嘗浚治城隍乃罷之而并於
茲役只符所須備期而集負畚築者讙呼輿誦謌以相
杵市之富室俻與傭之役者悅而無所匿其遲且未嘗
鞭扑之而能致其功也自曹馬口下中渡橫袤四十里
作之新堤口口而峙又鋸牙分湍怒之勢堤道所承寔

洄流之末地之聚沙者疊埽若木岸以禦之木岸八百餘步而埽三倍於木岸之長民之苦於墊溺而知其利也用不懈於勤閱三旬之功餘四日之力復請治南闕

公樂從之使築補道上平於城以通南北往來之衢凡村落之蹊絕於堤者築之如關城之制且聚土其傍補隙於歲月功已序奏都水須之而請復河防之卒營之故堤植楡柳於堤足而揭盜決之條以申告賞其所以久為之意曲為之防後人無以加焉是則

公之政槩見於斯矣大而用之崇太平之基永萬年之歷信乎其無難矣清源石亘嘗從掾役于行於是錄之以記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朝散郎充天章閣待制真定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護軍彭城縣
開國伯食邑七百戸賜紫金魚袋劉　　璀

右記石亘撰不著書碑篆額人姓名亘事蹟未詳記
稱亘嘗從案役于行知亘亦宦於河北者亘著貫清
源宋史地理志河東路太原府有清源縣碑滹沱作
虖池案說文無滹字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滹沱
字皆作虖池禮記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沲詛楚文作
亞駝惟山海經作滹沱乃别體字此碑作虖池正與
周禮合記云虖池之源發於鴈門縈時東南道於中
山又東過靈壽而常衞從之案山海經北山經泰戲

之山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漊水郭璞注今滹沱水出鴈門鹵城南武夫漢書地理志師古注滹沱出鹵城元和郡縣圖志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南九十里滹沱河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亦名平山亦名戍夫山今曰派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滹沱源出縣東南孤阜山漢書地理志靈壽中山桓公居此十三州志亦云中山桓公新都太平寰宇記舊邑城在今縣西北是記所云道於中山者即指靈壽故城非謂定州之中山也常衞即禹貢恒衞既從恒犯宋眞宗諱故改常字以避之猶漢改恒山爲常山唐改恒州爲鎭州也漢

書地理志雲壽禹貢衞水出東北入滹沱而恒水不入滹沱記所云誤又記云天聖七年堤潰於曹馬口傍徼南關壞城之西南隅以入人死多於魚鱉於是北道騷然大發兵夫以趣其役而堤塞之功九十七萬城堞之功百六十四萬物爲之敗萬於工役之費而莫之計宋史河渠志不載天聖七年正定滹沱河決事仁宗本紀天聖七年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租賦長編同 長編載是年二月乙酉賑河北沿邊水災饑民閏二月癸巳詔河北經水州軍募人入粟以濟貧民眞定故屬河北原可無庸單舉而塞堤築城工費如是之浩繁史志並所不載故無解於

疏略矣曹馬口卽白馬口在城西北見嘉靖眞定府志又記云元豐甲子六月復決於曹馬口下□關門遂掘北濠泄之將軍濼宋史神宗紀五行志皆載是年河北東西路水壞城郭廬舍惟長編載是年九月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祁州鼓城縣巡檢下指使彭大因大水收救器甲溺死詔賜其家銀二百兩鼓城正滹沱下流據此可爲是年眞定決口之證而河渠志亦不載將軍濼未詳記所云廬陵劉公卽記後題名之劉瑾其列銜皆與宋史瑾傳合天章閣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卽位修天章閣畢以奉安眞宗御製天聖八年置待制從四

品見職官志記載瑾治河之役謂自曹馬口下中渡橫亙四十里作新堤鋸牙分湍怒之勢云云案五代史晉開運三年契丹趨恒州晉杜威禦之至中渡橋而退胡三省通鑑注曰州人津渡之所也其上下流各有渡此爲中渡宋史河渠志元豐五年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甯中程昉眞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請歲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郎折去權用渡船蓋卽今郡南之廣濟橋也

趙明造石香爐題字

記刻爐上高一尺廣二寸二分四行行字不等正書
元祐元年四月十四日造今在行唐縣西羊同村

行唐縣曲河村陽貫疃堆鄉頭趙明健造德石香爐一

坐父趙進毋揚氏妻李氏　元祐元年四月十四日徳

造石匠人尹文喜

重脩淮陰侯廟碑

碑高五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八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正書元祐五年七月立今在獲鹿縣内上門口廟內

重修淮陰侯廟碑

歷代有祀典以籍群神故廟皃所以不廢何則祀者治國之大本而禮經莫重於祭得非建萬世之功垂無窮之利有報本反始之□者□□棟宇血食之久乎祀典之外又有祠宇各為一方祈禱例多以所在之民重古人角立傑出有雄材奇節伸後世思德之懷□然□在

祀典之祭者出於官完葺補弊吏得以專其事故壇舍之制不以墮損為患在一方之祀者出于俗特係民之興廢吏不得以嚴營□□□□少有必存而多訛廢自非先有功德所感者深所得者厚又有賢能之吏勸徭之其能亘千載而終不廢耶獲鹿縣井陘口有漢淮陰侯廟歷古尚存得非趙人被德之深以謂恩厚者報不可忘歟嘗讀史傳考其行事始則疑淮陰者趙之□也□則為趙人報怨□德也終則釋然知淮陰于趙□功德之大宜享一方之祀不為過矣方其設伏詭計處死地之詐立換幟之疑大破其軍斬成安君擒趙王歇則井陘口乃趙人亡君殺將屠軍之地何不怨悱于後

世而反祠之是誠可疑也至于論其世則知秦之暴□海□刀鋸其民天下死亡千法者日有萬計繼而項羽之起所過殘滅視生靈易草芥弱孤老幼不脫死而不已一秦未滅又益一秦□□□□□□□已□及漢高之舉實爲仁義兵入武關秋毫不犯降秦餘羣撲項熾焰約法三章以姑息天下天下幸漢之心識大□□□□□□□□□□塗炭出拏戮有父母妻子負恍之安則淮陰之德業睿智神武見於行事古今無雙見今縣城西抱憤之□拔□嶺險阨□□□□ 騎從間而望趙軍之路也宜乎至今廟貌不廢頃年 魏國韓公有詩提刑曹涇刻石以辯鍾室之禍天下始□文辭之失

□憐忠□之罪也是時又增大其門墉廊廡繪塑一新
之以協趙人祈福之意今歲月浸深昔日之壯麗輿飄
風飛塵□□□草莽闃坦然赤地不□□神靈之寵雖
行路傷之況趙人乎邑宰　孫公下車之始愛民發
於至誠覩其祠宇摧毀荒涼復□□□故邑簿　竇文
陳彥升之□□□有□□□一日語其同僚曰大抵承
流宣化俾民蒙惠莫若陰有所助非是祠而誰耶遂與
邑簿　王君縣尉吳君議□□從井陘鎮取　韓公所
題詩復于廟又得監酒　郝君遂意邑中以謂官不率
民而興亦不禁民之往于是邑衆翕然稱素有是志曩
者見有司□□□□□□□願出力成之方擢邑官

之艱難也今適我顯是邑中之蒙幸矣于是□□王逵
康□為之首助工出財不日而成□□□昳□□□□
□宇垣墉倍越舊制威嚴整肅兵仗森羅不聳不動懾
人精神其堅壁不敗之容復見于今人井陘道遠舊無
水泉軍士多渴死淮陰□胡將□軍謂前有水至前□
鹿跑地伎伎之足未絕潺潺之聲已瀉澗下傍泒其流
千古不捨晝夜邑人□□□神□□□旱乾水溢虫蝗
疾疫之類皆有祭禱多獲嘉應符合嚮響然則此或偶
耶固耶亦不敢沒其實以慰邑人興修壯觀之意功既
落□□□文以□其事事既源于縣庠闡揚之所出
于是乎書東垣鄭晴記元祐五年七月初吉立石　碑

刻施主劉望蘇寶　京兆杜希□篆額

縣　尉　賈温㵾

主　簿　王孝民

借職監酒稅郝彥

左宣德郎知縣事孫□

孫明孫儁刊

石碑鄭晴撰杜希□篆額無書碑人姓名晴著籍東垣宋無東垣縣漢書地理志常山郡眞定縣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史記呂后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眞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蓋用古地名也杜君名下一字泐事蹟未詳碑云㝵年魏國韓公有詩提刑曹溼刻石又云與邑簿王君等議

從井陘鎭取韓公所題詩復於廟據此則韓魏公過淮陰侯廟詩石刻本在井陘至是始歸之土門口廟內宋史地理志井陘熙寧六年省入獲鹿平山八年復置從治天威軍而無井陘鎭之名元豐九域志井陘府西南八十九里一鄉舊縣一鎭蓋縣徙之後即以故治爲鎭耳碑後題左宣德郎知縣事孫□借職監酒稅郗彥圭簿王孝民縣尉賈溫傑未行下方有刊碑人名縣宰孫君名已漫漶不可辨宣德郎即宣教郎職官志云元豐本宣德換著作佐郎大理寺丞政和避宣德門改又云元祐初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紹聖中罷之王明淸揮麈前錄更官制後

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朝議左右字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引實録云元祐三年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帶職人轉至左朝議中散爲三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二字爲四資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爲八資以今官已及者悉加之四年三省言舊制京朝官以上各分進士出身及餘人自改爲寄祿官並多一等改過無差别除朝奉大夫以上置左右兩等外承

務郎以上至朝奉大夫亦欲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加左字餘加右字從之紹聖三年詔寄祿轉正議大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朝請大夫仍舊存左右作兩資轉以分有無出身外餘並罷又宋王得臣麈史元豐重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爲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而著令將詞人有犯貪墨者去左而稱右庶以爲戒云云然則宣德郎之分左右實始於元祐四年史志遺之陋矣碑立於五年縣令孫君列銜作左宣德郎當是進士出身與實錄所載正合

元氏縣重建廟學碑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分二十六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元祐五年八月立今在元氏縣大成殿前

元氏縣重建廟學之碑

元氏縣重建廟學記

士倣於俗學爲日之久先皇帝念之故有樂育之道作成之方皆出於教養之美意天下之士始不流於淺近之習而自弃者日寡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隨所造而已熙寧初大建 太學於京都亦以待方來之學者開館至數千楹又厚其廩食之賜羈旅之士其至如歸而居有餘安矣遴擇教官使亦專經責以講事可以發明先王道德之遺意而承學之徒亦知自窮於性命之理轉

相傳導以自幸設三舍以爲之勸須其問學之精考其
行能之實爲之升遷之序學者患乎无材而不患乎无
所取是以譽髦之彥漸漬夫日就月將之間者幾於唐
虞之盛有向於成周之隆矣於是又　詔郡邑皆置
學舍立宣聖之廟爲雖遐陬遐徼不以遠而有所遺不
以小而有所廢以謂士地雖異宜風化雖異習出於人
心者未始不同且以有生之身索於性分之内良知良
能善所固有在因其固有而遂之斐使四方萬里之外
人人無不同之學　仁博而恩洽矣由是學者莫不
欣戴　德澤知盛時之爲難遇皷之而有聲者應舞
之而有形者隨老師宿儒無容肆其迂誕不根之言稍

鄉於理義之域然而州縣之吏往往不能奉承　旨
意一切苟且入於因循失於建立者衆間有文具而已
者不知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於以致
其有德行道藝者賓興之則學校之設亦治世之先務
也元氏之有學始營於田君照鄰在縣之西北隅觀其
作室之制與夫　廟貌之飾究之以禮陋而不典是
以其道鬱而不發歲月浸久獘壞窾盛遂使　先聖
之居索然秖寂而無尊奉之敬學者從可知故間有有
意於從學者無受教之地則雖抱至美之質有入道之
資亦將茅塞廢弛而不能自振於荒殆之中豈可嗟惜
邑民病此故有欲共工出力作而新之且未及

今上卽位學由天縱　聖德日躋慨然思有以繼述
成就
神考之志嗚呼以
先帝之聰明睿智神文聖武創爲立制經萬世而不可
易者何特學校而已哉雖威神在天餘光炳耀與日月
而並明
天子方且敬仰其
隆功休烈固難以形容萬一而繼揚欽慕無有窮期則
羣臣百執事正當謹承
三聖之所以然者直不可以私意自任恣謬悠之談關
於流俗之論作為異端橫議如款有所戾焉者又不可

不知也今邑人承議郎鄭士宗殿直裴士廉因衆人之所願又請以己之私錢助夫不足之用擇地之異而遷之長廊複屋廣殿重廬宏壯而不華顯敞而不麗工不旬而告畢行且擇夫有道者主之以教誨後學使各知修進以取名當世又將見高車大蓋煥乎衣冠之盛里人皆曰吾鄉之人也吾鄉之人也得不偉歟其来蓋自學校始今略其興立之初而話其落成之日寔元祐庚午仲秋初吉右朝請郎知縣事護軍賜緋魚袋曹景記并自書丹

右記曹景撰并書無篆額人姓名曹景見元氏縣志名宦傳元豐寄祿格以朝請郎換前行員外郎侍御

史元祐四年自承務郎以上皆分左右兩等左以加進士出身人員右以加餘人景列銜爲右朝請郎蓋非進士出身者也記云熙寧初大建太學於京師開館至數千楹設三舍以爲之勸云云事見宋史選舉志又記云詔郡邑皆置學舍立宣聖廟案詔天下州縣立學在慶曆四年事詳皇祐二年曾宏撰元氏新

建縣學記跋

槀城縣新遷文宣王廟堂記

碑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五分二十七行行五十字額題大宋眞定府槀城縣新遷文宣王廟堂記十六字有碑側並正書元祐六年八月初二日立今在槀城縣學

大宋眞定府槀城縣新遷文宣王廟堂記　饒满齊孝

先撰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者祀之以死勤事者祀之以勞定國者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祀之其故何也蓋功烈之加於民而民報之如此也孔子生於衰周轍環天下雖無所遇其垂世立教與道俱存而不熄者也則功之加乎民也可謂大且遠矣夫天下莫不由之者道也天以是而無不覆地以是而無不載四時以是而行日月以是而明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孔子體道而明之者也以道為尊則孔子不得不尊以道爲貴則孔子不得不貴道傳之無窮則孔子之功亦無窮道施之無盡則孔子之功亦無盡其德仁義忠信其教詩

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文之爲經載之□册□世守□□不可易故卑
不得踰尊下不得僭上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使天
下之民宮居而粒食生養而死葬三綱五常之道不□
於□□□□□之道豈小補哉故萬世而下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也王通遊其廟出
而歌曰君君臣臣□□□□□□□弟夫夫婦婦夫子
之力也不亦宜乎故上自　京師外暨郡邑通立廟
以祀之用王者儼儼然衛衛　天子□□□□□
□獻升降以師禮事之追其功德之茂猶不足以報也
槀城者真定之大邑也民人衆號蕃庶稱文宣王廟多

陋隘□在驛□西□□一所彝以民居昔之基址侵削殆盡雞豚狗彘溷養其側汚穢狼籍無所不至其廢壞不葺未有如此之甚者也縣大夫祝公儒學傳家篤好經術涖官行政衆服賢明慈愛之政洽於民俗能治之聲藹乎道路雖古之循吏何以加焉顧其廟廢□戚戚焉以謂倉廩實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未至則化民之方有所不盡爲之長者得無咎乎一□率寮屬而告之曰仲尼之道教化之本原也今廟之設也不嚴則觀之者必慢易慢易之心生則教何自而入焉禮之陳也不備則□之者必怠惰怠惰之□作則衆何自而化焉予覩孔子之廟地褊狹而不足以行禮禮疎略則不

足以化民予甚恥之將來文明之地遷而脩之□□□
□□乎僉應之曰善者人之同好也方欲請爾屬竭力
以助□主簿羅君首以菜圃獻爲其地在公宅之南望
□方則文明之所也至於鳩工庀徒營置材用縣尉孟
君主之不煩於衆不害於公勞精神役思慮朝夕於是
未嘗少懈事雖而意愈堅時久而志□□惟以廟爲念
也世之人以儒爲戲者謂文宣王廟□不可脩脩之必
起訟若孟君之公清廉介固無憂也不日而廟遂成□
廡闕形具既直且顒如翼如棘如翬如革其楹則直其
桷則梃飾以圬墁麗以丹漆彫刻華藻不爲過矣乃卜
日揆時尊聖像而安之□□□□位於左右十哲之像

分而列之七十二賢壁以圖之彩繪金碧煥乎有光一邑之人始知有孔子之廟也瞻之□□□□□□□□之愚野人之陋莫不瞻仰而致敬焉其庭除之間足以設薦獻之位堦陛之上足以行升降之節神位之前足以備籩豆簠簋之屬至於祭器制度一合禮□咸新造焉庶幾春秋釋奠禮儀畢備而誠敬生矣又高其門墻垣以廊廡分爲齋館尚有餘舍以待方領矩步之士逶迤於其間講誦乎其地也近者觀而化之遠者聞而慕之俾千室之邑咸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者自今始矣主簿僕友□人也縣宰因之□□見託僕始堅却之以謂世之情貴耳賤目責人以詳僕才短學淺拙於斯

文不量力□□□□□□□□□□□□不□□屢辭
不得免旣而改曰所慮者世俗之情也若夫盛德以忠
恕為心雖文章之名重於□□□□□□□□□□□□
□不能已之有餘病人之不足心知瑕疵當掩而不問
也奈何以世俗望人而不以忠恕望人遂直書其事□
□□建□□□□□□六年辛未八月初二日記
縣尉孟琮　主簿雜適道　右奉議郎知縣事蕭
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祝下缺五字

右記齊孝先撰不著書碑人姓名又碑左角及下截
頗多殘泐故年號漫漶難辨僅見六年辛未八月初
二日記十字案大中祥符二年棗城文宣王廟堂記

係元祐七年主簿羅適道重刻此碑亦有羅適道名
與前碑當前後刻石六年辛未即元祐六年也齊孝
先未詳著貫饒溝宋無此縣名疑即饒陽漢書地理
志饒陽屬涿郡應劭曰在饒河之陽因名攷饒河在
縣西南三十里本滹沱之支流昔時引而北注合於
易水魏武開平虜渠饒河爲滹沱所奪今所存者止
上流之餘水耳記末題名爲縣尉孟琮主簿羅適道
右奉議郎知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祝
下闕當是安上二字正定府志名宦傳有祝安上元
祐六年爲藁城令又志云藁城文廟在縣治東南宋
元祐六年知縣祝安上建齊孝先爲記是也羅適道

並孫俱見職官表元豐寄祿格以奉議郎換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碑建於元祐六年故奉議郎尚有左右之分也宋史職官志勳第二轉爲雲騎尉正七品碑敬字缺末筆蓋避翼祖諱爾

龍興寺大悲閣記

碑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字正書紹聖四年二月望日立有陰今在正定府城內隆興寺

眞定府龍興寺大悲閣記

距眞定府城之西三四里有大悲寺唐自覺禪師所造金銅大悲菩薩像在焉因以名寺五代之亂契丹犯境焼寺銘毀其半□□以香泥補完之周顯德中國用空

處掌計者無遠圖收羅天下銅佛鑄錢以資調度於是
菩薩之像又以泥易其半
宋興
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討晉不庭駐蹕真定召尋僧而問
焉得像之典□本末欲徙置城中不可且言像壞之時
有文在其中曰遇顯即毀遇　宋即興於是　詔
遣中使相地於龍興寺佛殿之北將復建閣鑄銅像以
慰鎮人之意　□駕還京師未幾寺之菜園有祥光
出其上凡三年不滅望氣者占之得古銅物不可勝數
時暴雨大作浮梂梁材千万計自五臺山而下至頳龍
河止州以事　上聞　詔以銅鑄像以木建閣內

遣軍器使與州鈐轄等領其事工人冶者與夫力役之輩皆妙選能者凡所經費悉從官給像成其身七十三尺其臂四十有二威容炟赫相好圓成善者見之而心開不善者瞻之而生敬有生之類遷善□罪於冥冥不可見之間其爲利也豈小補哉謹案內典　大悲菩薩乃觀音大士應現之身正法明如來降迹之體也於曩劫來□□□脩入三摩地成妙功德獲圓通上合十方諸佛本原妙心同一慈力下合六道衆生融通無礙同一悲仰能成三十二應入國土之身超過六十二億沙數菩薩之智顯現衆多妙容宣說無邊神咒通身是眼不見纖塵多手護持拔提諸趣不動真際得大自

在故觀音名遍十方國是故世人聞名起敬植大福緣
視相悟心直超正覺非夫 大慈悲護衆生之力何
以感攝羣動非夫 大聖人天錫勇智有應天順人
之功何以能保佑斯人成就妙用矧識文先定響應無
差金木之來神物冥助恭惟
我宋之興積功累行盛德大業繼繼承承傳千万世豈
特人為之力哉抑亦幽贊之道非智之所能知非情之
所能測也景祐中寺僧惠演緣其興建之迹甚詳言不
雅馴今 大帥寶文吳公以道存心以德惠民覩
寶像雄壯圓悟不思議之言灼見
太祖皇帝道洽天下之意欲以發揮 聖人難名之

勲業傳之無窮以是使蔡因舊文而爲之記蔡闓聣本
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道本無言不得已而後言故起心
爲物者卒乎無心爲道而言者卒乎無言　大悲菩
薩已成佛道於無量刧前而
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於五季之後救民出塗炭之苦
與菩薩度生之擠若合符契與闢建像作大莊嚴皆欲
福被□□使人超害而歸於道可謂無心之化矣且得
有言乎蓋　寶文公之意欲尊　朝廷而明大道
之本蘩也學淺而文不工故言多而道不見雖然道豈
可見也哉將使觀是文者知　聖人之心存乎道妙
聞超悟而不滯於文句之間則言雖多亦志於無言而

已亥紹聖四年二月望日朝奉郎管勾真定府路都總
管安撫司機宜文字驍騎尉賜緋魚袋葛　蘩　記
右記葛蘩撰蘩宋史無傳王荆公葛興祖墓誌銘稱
興祖丹徒人三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
簿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八月辛丑右正言劉安世
奏有近日伏觀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
商稅院葛蘩兵器監主簿臣謂二人者與執政皆是
姻家乞罷新命以伸公論貼黃稱葛蘩係范純仁之同
門壻云云長編又引呂公著掌記云葛蘩名聲藉藉
荆公始愛其材後當國以其不附已疏之當即此葛
蘩長編作葛繁當是傳寫之誤又志雅堂雜抄載蘩

題雪竇和尚親書偈後七絕稱蘗號鶴林居士崇圍閒臨潁主簿守鎮江云云蘗列銜爲管勾眞定府都總管安撫司機宜文字案宋史職官志經畧安撫司經畧安撫使一人在河北及近地則使事止於安撫其屬有幹當公事主管機宜文字準備將領準備差使仁宗本紀慶曆七年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總管通攷慶曆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記載龍興寺鑄像蓋閱事稱呆蘇中寺僧惠演錄其興建之迹甚詳言不雅馴今大帥寶文吳公使蘗因舊文而爲之記大帥寶文吳公其名不可攷職官志有寶文閣學士直

學士待制閣在天章閣之東西序羣玉蕊珠殿之北
即舊壽昌閣慶曆改曰寶文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詔
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命王珪撰立石治平四年
神宗即位始置學士直學士待制恩賜如龍圖英宗
御書附於閣又攷哲宗本紀韓忠彥罷知樞密院事
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在紹聖三年正月據此則
寶文吳公之帥眞定尚在忠彥之後矣

碑陰鑄金銅象菩薩幷蓋大悲寶閣序

二十八行行五十二字正
書乾德元年五月八日立

眞定府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幷蓋大悲寶閣序

伏自　太祖皇帝鴻基肇立道合乾坤致四海以歸

降使入方之貢獻西□□浙昇府淮南盡以稱臣歸抗
進奉□有太原一境未順明朝　太祖皇帝至開寶
二年歲次己巳三月　大駕親征晉地領二十万之軍
至於太原城下安營下寨水浸攻城前後六十餘日並
未獲聖捷至閏五月内　大駕廻境按邊至真定府
　歇駕第三日遂問朝臣在此何人久在衙府近臣
奏曰今有在衙孔目官紀裔見久在衙勾當　皇帝
宣喚到紀裔遂問言先在此处金銅大悲菩薩今在何
处紀裔奏曰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内見在　皇帝
宣下諸寺院主首三綱紫衣大德來日於城西大悲寺
内接駕於齋時前後　大駕親臨於閣前下馬上殿

燒香　宣問大師大德菩薩畢竟是銅是𨒵菩薩有
一人大師法名可傳奏曰元是銅菩薩值契丹犯界燒
却大悲閣鎔却菩薩肖應已上自後城中□□再修却
自後又奉　世宗皇帝天下毀銅像嚴鑄於錢又鑄
起菩薩上面取却下面銅自後城中檀那又補塑却今
來全是𨒵菩薩
皇帝曰朕聽得先皇顯德年中　世宗納近臣之議以
爲奄有封略不過千里所謂租庸不豐邊備校貫屢空
於軍實算口莫齊於時頒於是詔天下毀銅像鑄以為
錢貨利用以資經財金人其萎褁本斯壞化身從革通
有無於市征國府流形豈執著於我相千人聚萬人計

見成功不毀雖卜議以出財　皇帝執議以不迴泊
像壞之際於蓮花之中有字曰迴鑾即毀迴　宋即
興無乃前定之數乎物不以術聚必授之以興復時不
可以術否必授之以降昌我國家應乎天順乎人革有
周之正剏造　皇帝之基業今為菩薩□於　聖外與
大德移菩薩在鄴內得也是時可傳大師越班奏曰臣
僧相傳聞　觀音菩薩揀得此一方之地應是於此
地有緣
帝言鄴內踏逐寛大寺舍別鑄一尊金銅像觀音大悲
菩薩尋時差三道殿頭一道入龍興寺量度田地寛狹
逐喚畫匠特第畫地圖一道入開元寺一道入永泰寺

亦畫地圖三寺並料 進呈 宣下於龍興寺內最處
寬大別鑄金銅像蓋大悲閣於後五月內 □駕却歸
帝闕並無消息龍興寺寅夜於菜園內常放赤光一道
時人皆見寺僧遂請陰陽官占此言道地下必有銅
物極多前後三 年□絕後至開寶四年六月內天降雲
雨於五臺山北衝澍下枋欄約及千餘條於類龍河內
一條大木前面攔住見在河內未敢般取□□□具表
文奏宣聞 天庭 皇帝覽表龍顏大悅五臺山文
殊菩薩送下木植來與鎮府大悲菩薩蓋閣也尋時
宣下一道使臣□□真定府般取河內木植於龍興寺
下納 宣頭一道差軍器庫使劉審瓊監脩菩薩差衙

州刺史兵馬鈐轄慕容得業監脩菩薩通判軍府事范
德明監脩閣像奉　宣鑄錢監內客李延福王延光脩
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將徐謙監大悲閣差當府教
練使郭延韜雄勝指揮負寮王大將南熊曹司鄭乂大
場燒瑠璃瓦瓶匠人鄭延勳等監脩鑄盖閣至開寶四
年七月二十日下手脩鑄大悲菩薩諸節度軍州差取
到下軍三千人工役於閣下基址坼却九間講堂掘地
㓞基至於黃泉用一重礓礫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
土至於地平留六尺深海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內栽七
條熟鐵柱每一條鐵柱七條鐵箭合就上面用鐵蝿七
條鐵柱皆如此海子內生鐵鑄滿六尺用大木於鐵柱

於胎上塑立大悲菩薩形像先塑蓮花臺上面安脚足至頭頂舉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寶相穹窿瞻之亦高仰之益躬三度畫相儀　進登方得圓滿第一度先鑄蓮臺座第二度鑄至脚膝已下第三度至臍輪第四度鑄至胷臆已下第五度至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鑄至頭頂上下七接鑄就所有四十二臂並是鑄銅筒子用雕木為手上面用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貼成相儀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周圓相好端嚴威容自在尋聲救苦衆生以三業歸依菩薩以六通普濟　帝乃傾心崇建四衆懇切歸依並願當來同登樂果講經論僧惠演知雖不愍聊序脩鑄之因顯示

後人用貲通於耳目　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
記

右序僧惠演撰無書碑人姓氏末題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記有歲次而無干支其疏已不待言文首敘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而碑末乃作乾德元年諦審其字蹟實與序文無二惠演雖鄙俚無文亦何至舛錯至是殊不可解案葛縈撰龍興大悲閣記稱景祐中寺僧惠演錄其興建之蹟甚詳云云據此則惠演是仁宗時僧碑之年月無稽因刻於葛記碑陰即附於葛記之後碑爲王氏金石萃編所收而乾德之誤竟未舉及其他則王氏言之頗詳茲不復

舊記稱差三道殿頭一道入龍興寺一道入開元寺一道入永泰寺攷宋內傳官有殿頭有祗應殿頭當即此開元寺即今府治南之開元寺正定府志永泰寺在城北金大定中建今此記有永泰寺則方志云金建者誤矣又記有軍器庫使劉審瓊等諸人皆無考見通判軍府事范德明當是鎮州官教練使之名宋史職官志兵志皆不載通攷云開寶中嘗置軍教練使在指揮使上後廢都副鈐轄通攷云宋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又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載兩朝國史云官高資深充都鈐轄官卑資深稱鈐轄軍器庫

使職官志軍器監國初戎器之職領於三司胄曹案
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胄曹案置監以從官總判又
衞尉寺所隸官司有軍器弓槍庫軍器弩劍箭庫通
攷宋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
典領軍器凡四庫勾當官並二人衣甲弓槍弩箭三
庫悉以諸司使副及內侍充什物庫以三班使臣充
掌禁兵器鎧甲供軍什器儲辦之物辨其出納又職
官志少府監有諸州鑄錢監監官各一人又將作監
有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脩之事八作司之置
十將史所未詳雄勝指揮員寮宋史兵志侍衞司步
軍有雄勝開寶中以剩員立太平興國中選入上鐵

林餘如故又有雄勝剩員指揮三峽冀濟各一案剩員之名起於太祖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給官符宮觀園苑寺廟之役鑄象蓋閣興工於開寶四年正剩員置雄勝之後員寮之名兵志殿前司有新安內員寮直侍衛司騎軍有員寮剩員直步軍有川員寮直然則碑載雄勝指揮員寮當卽兵志雄勝剩員指揮無疑矣碑文鄙俗無足取特因其敘鑄象之制頗詳故錄之以備龍興寺之掌故焉

段𨭚等造石香爐願記

記刻座上座高八寸八分廣五寸五分八行行字不等正書崇寧元年三月造今在行唐縣

真定府行唐縣合河村使南莊造香爐維那等　段淵妻郭氏男段受段立孫段希合家眷屬二十三口　張密妻封氏男張遂張濟合家眷屬一十一口　張思妻董氏男張立張文合家眷屬一十六口　張侗妻封氏男張溫張貞合家眷屬一十口　張從妻劉氏男張琢張思合家眷屬一十二口　張[illegible]妻侯氏男張秀張太合家眷屬一十一口

崇寧元年壬午歲春季月初二日記

元氏縣社壇圖并省牒

碑高五尺廣二尺八分上截刻社壇圖下截刻牒并題名共二十五行行四十六字額題元氏縣崇脩社壇之圖九字并正書政和元年七月三日立今在元氏縣西北城角兒村入都壇

圖不繪

真定府元氏縣崇修社壇

惟政和元年四月十五日

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左右司狀准尚書省□送下朝散郎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等事臣沈延嗣奏准

尚書戶部符唯大觀四年閏八月五日尚書省牒

敕門下朕撫有四海子臨兆民唯恐政有未中一夫不獲苟可利物知無不為而日者漕計之司有不能體朕愛民之意貸民之直恬不知恤多至累萬遠或數年朕覽之惻然亟命償給尚虞四□萬里之遠民之疾苦政之利害若斯之類不能徧察呂朕所以寄耳目之任者

不在諸路之監司乎然憲臺苟且之風懷顧望之志尚
仍循弊緘默不言熟視民隱不以介意致下情壅於上
達德澤難於下究無以佐朕廣覽兼聽厚下恤民之誠
自今諸路事有弗便於民者監司各具事狀實封以聞
儻能究心開陳多所裨益當加獎擢用勸公忠其或苟
且不恤顧望不言違于聽聞必予懲艾其實封奏狀直
進
　御前諸處不得開坼仰於封題上分明聲說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者臣聞傳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社
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長蓋非土不生民非穀不食
故土地人民有國之大本而祭祀社稷之禮詎可忽耶
是故古者建國定都必以社稷為先其壇壝等級之數

牲牢獻酧之儀祭祀之時齋戒之潔莫不有□焉當周之時有封人以設其壇宗伯以掌其禮春則祈之秋則報之然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民無饑餓之苦國無凶荒之變卜世之多卜年之久豈不繇歟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天覆舜孝日聞恭天地之祈嚴祭祀之奉昨降　詔旨崇修祭祀社稷之制令州縣監司同行撿察仰見上契天心下恤黎庶誠為萬世之休元元之幸也其如四方萬里之遠有司行法之殊其間有不能盡承德意之美推行教化之源臣所寒心不敢隱默

一昨臣任湖北轉運判官嘗巡歷轄下州縣其社稷壇

壇大率皆不如法即以嚴加修治□監江東所至必先
點撿末皆應法已按令式為圖遍行修置竊慮天下州
縣因習舊規有不如法者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按式作圖鏤板頒下仍於壇壝之外别
為大墻闌之外建一門常加封鏁以絶穢跡被受之日
限一月了當仍於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之
三日躬詣社壇按圖修治監司隨分定州縣撿視歲終
具所歷去處申奏有不如令者按罪來上以大不恭論
臣今畫到圖子一本隨狀進呈乞付有司增損須行謹
録奏聞伏候勑旨
内降黄貼子祭祀之所理宜清潔猶當約束不得侵展

民居接便科率搔擾但以係省錢收買物料科差官工
修葺無官工□方聽和雇貴在嚴密完整不必增廣華
侈左右司看詳上件所陳除以大不恭論難議施行外
餘欵依
內降黄貼子內約束指揮并臣僚所陳施行申聞事四
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左右司所申仍先次施行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前批四月十七日午時付工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政和元年七月初三日立石
右班殿直權縣尉專教閲保甲折可規
通仕郎行主簿專切管勾學事教閲保甲苑持

承奉郎知縣管勾勸農事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
李景

右碑分兩截上截社壇圖下截尚書省牒潤磨泐已甚案下截牒文載沈延嗣奏狀稱州縣社稷壇壝大率皆不如法伏望特詔有司案式作圖鏤板頒下仍於壇壝之外別為大牆圍之建一門常加封鎖祓受之日限一月了當仍於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臣今畫到圖子一本隨狀進呈乞付有司增損頒行云云據此則是圖即係延嗣所進儀禮局增損頒行者元氏縣既如法崇修遂詔刻石以為永式爾牒文載大觀四年閏八月五日詔宋史無此文徽宗本紀大

觀四年閏八月辛丑詔諸路事有不便於民者監司
條奏之即此事也沈延嗣宋史無傳王臨川文集有
內翰沈公墓誌銘稱遘有三男六女男恭嗣後公六
日卒陸嗣延嗣與六女皆幼東都事畧宋史遘傳並
不載其子名案遘卒於英宗時卒時其子尚幼至政
和初則又四十餘年矣牒中之沈延嗣當即遘子延
嗣列銜朝散郎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等事宋
史地理志江南東路府一江寧州七宣徽江池饒信
太平軍二南康廣德縣四十三職官志提舉常平司
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方場河渡水利之法仍專舉
刺官吏之事熙寧初先遣官提舉河北陝西路常平

未幾諸路悉置元祐初罷之併其職於提點刑獄司紹聖初復置元符以後因之通攷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敘人仰充資序下一等為權二等為權發遣延尉奏請定州縣祀稷壇式繪圖頒行天下東都事略宋史及禮志皆不載此足補史氏之遺已牒後銜名有通仕郎行主簿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苑持案崇寧二年定選人七階以通仕郎換錄事參軍縣令政和間改為從政郎見宋史職官選舉等志及通攷職官門碑立於政和元年尚在未改從政之時宋史通攷或作通事或作通仕頗多駁文據此碑則當時本作通仕其作通事者乃傳刻之譌耳

常山貞石志卷十二